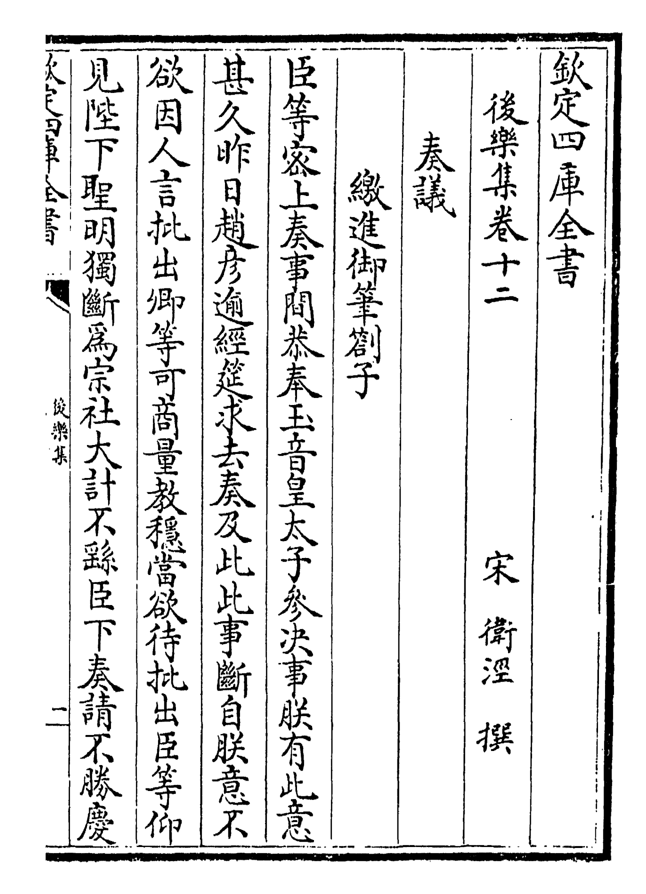


集部



後樂集卷十二

宋 衛涇 撰

奏議

繳進御筆劄子

臣等竊上奏事間恭奉玉音皇太子參決事朕有此意甚久昨日趙彥逾經筵求去奏及此此事斷自朕意不欲因人言批出卿等可商量教穩當欲待批出臣等仰見陛下聖明獨斷爲宗社大計不繇臣下奏請不勝慶

朴臣象祖奏陛下欲得皇太子習知朝廷政事此宗社大計非臣下所敢奏陳出自英斷尤見陛下聖明臣彌遠奏此事當出自陛下宸斷臣遥奏陛下適所宣諭誠出獨斷然今日與真宗天禧間故事不同亦與壽皇淳熙末年故事不同天禧間真宗聖體不豫所以有此淳熙間壽皇已有倦勤之意今陛下春秋鼎盛正當躬親聽斷之時聖意不過以皇太子年齒長懋欲得習知政事令與宰執聚議庶幾習熟天下事體它時付託得人日

逐於侍膳問安初無相妨臣所慮者恐外人不知妄有傳播撰造語言陛下聖明必能洞照臣象祖等惟朝殿奏事得侍清光退後凡有事件多是繳入非時無緣可得通達内外之意所以向來韓侂胄因此得以竊弄威福稔成姦惡幾危國家今得皇太子會議臣等奏事既退或陛下有所宣諭或臣等有敷陳未盡之意皇太子於侍膳問安之際皆可以從容奏禀内外不至扞格不通且更不容外間别有人出入禁闥干預朝政豈非宗社

大幸奏事畢臣等又奏適來所聞玉音聖意已定容臣等退而商議以聖意擬定御筆進入今謹用別幅擬進更乞睿覽如合聖意即乞御筆批降施行

同宰執奏皇太子會議資善堂劄子

臣等檢照國朝會要大中祥符八年二月十八日詔元符觀皇子就學堂宜以資善為名此國朝資善堂所繇始也至天禧二年八月甲辰昇王益受仁宗舊諱為皇太子四年十一月令中書樞密院大臣並兼東宮職任庚午

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以下就資善堂會議此國朝
會議所繇始也又續會要政和五年二月十日立皇太
子宮三月七日出閤過府（時皇太子未稱宮）就資善堂聽讀又
中興會要紹興五年五月八日詔擇日降制除防禦使
伯琮（孝宗舊諱）為節度使封國公就資善堂聽講先是宰臣
趙鼎得旨於宮門外造書院屋一區欲伯琮就學有司
以圖來上凡建屋十有六間從約也至是書院成上曰
只以書院便為資善院俟除授訖命儒臣為直講翊善

悉知資善故事以前項典故言之則講堂資善初無異所講讀會議悉在其間今來皇太子既已過宫開講已降指揮令臣等並兼東宫官日赴資善堂會議實與前項典故一同伏覩昨日降出皇太子奏劄仰見皇太子隆謙盛德加禮宫僚而臣等稽之舊章揆之私義有不容自已者皇太子地尊儲極國本至重既居新宫不應特以會議之故再臨舊所講學之地既未合典禮亦非所以示觀瞻況臣等備數宫僚許陪侍講學因而會議

於勢便順若俯狥冲請以尊就卑誠非所安臣等不敢
奉詔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並依典故施行實爲允當取
進止　五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宰執既兼東宫官令就講堂會議

乞蠲放總制無額窠名錢奏狀

臣近者不避訶譴輒具申奏乞將潭州十二縣拖欠嘉
定四年已前總制等無額窠名錢米昨來已行倚閣見
今無可拘催者乞與盡數蠲放以寬諸縣以惠疲民尋
蒙朝廷從糧料院指定止將嘉定三年已前未解錢米

許照大禮赦文蠲放所有四年零欠只令斟酌接濟圓融補解臣自合仰認德義不宜復有控呈竊緣潭州諸邑自寇盜驚擾之後兵革供應之餘閭閻蓋藏非復疇昔州縣事力委是窮困前守臣曹彥約見得此錢難催遂以便宜倚閣散榜民間不許催理倚閣之後今已兩年總所必欲舉催諸邑何所從得前後失據公私徒擾所謂斟酌圓融不過移新掩舊舊數必令帶補則新欠將復如前徒掛簿書無益調度兼創殘累歲僅得一稔

疲民方幸少蘇前政倚閣之錢今日再行舉催償或有補公家任怨有所不避實緣民力凋敝無處催理徒爲失信使貪吏並緣刻削豈不上負朝廷勞來安集之意況臣前所申述本州總制元額内一項南嶽施利錢一歲約二千餘貫已蒙朝廷撥入本廟又一項常平抵當庫息錢一歲約三千五百餘貫已承提舉司取回兩項尚占歲額無可趂辦總所既不爲豁除有司亦不爲指定徒令鑿空貼補其爲民害尤無窮也朝廷但照大禮

赦書蠲放三年已前零欠可見雨露均平之意但潭州係是連年瘡痍不比他路非略有施舍無以少寬民力是敢再披腹心欲望聖慈特出睿斷將嘉定四年分諸縣所欠畸零特與盡數蠲放劄下總領所照會在朝廷所捐寧有幾何而邑里之民受賜甚大其於保障誠非小補伏候勅旨

乞賜張栻謚劄子

臣仰惟聖朝加惠臣下寵榮終始生有爵秩既顯其身

沒有易名俾垂不朽至於勲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亦特命謚其藴德丘園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著爲定令以詔來世如邵康節之在元祐徐節孝之在政和是也二臣官不過學校幕屬爾而特得賜謚者以其學術重于時孝行推于鄉名位雖早道尊德貴高視品秩所以崇儒學奬操行厲風俗也臣竊見故承事郎右文殿修撰張栻魏國忠獻公浚之子家本廣漢隨父出蜀因居潭州師事南嶽胡氏盡傳伊洛之秘遂以其道鳴

於西南著書立言開廸後進四方士子皆宗師之其學
雖本于仁義誠敬而造理精微遇事昭徹更歷内外治
民訓兵理財聽訟所至有績可紀超出諸儒之右隆興
初始以軍事入奏首勸孝宗皇帝以明義復讎正名絶
寇孝宗異其言而君臣之契合凡奏對開陳忠義憤激
未嘗不以讎恥未雪不共戴天爲憂此宜其鋭意用兵
輕舉躁動而時宰有以恢復爲已任者謂寇衰弱可圖
廼遣泛使欲開兵隙栻又獨爲上言兵弱財匱官吏誕

謾未有必勝之形而必勝之形當在早正素定之時不在決機兩陣之日又引諸葛亮景延廣爲喻在辨名實之分無令小人投隙以售其姦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所未聞及詒以知閤門事張說僉書樞密院事栻爲講官初無言責夜入手疏極言不可且詣宰相質之宰相慚憤不堪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使宰相諭旨栻復再奏上意感悟命已終寢宰相實陰附說出知袁州申說前命言雖不盡用說竟以罪謫使開禧丙寅權姦擅

朝妄起邊釁之時有如栻者鑒機識變守正不阿沮其
萌芽則朝廷必不有過舉矣緬懐忠賢百世可師孝宗
皇帝重其儒學因以引爲勸講擢贊宰司讒者忌嫉寵
眷不衰連帥二藩有意名用而栻不幸殁于盛年位不
克究然而學者至今尊其道德相與私號爲南軒先生
官未及謚其家既不敢自有請門人弟子又無通顯於
朝者爲之請士論湮鬱三十餘年曁臣到任列詞陳乞
臣今將去郡若又隱嘿不爲一言則是上無以昭聖朝

崇儒重道之公下無以慰遠人尊師尚友之義濫居所屬爲吏曠職甚矣臣愚謂宜下之太常使博士狀其行苟應得謚錫以美名使天下後世知儒學節義之貴過于品秩於以激勸誠非小補

奏陞差李義充飛虎軍統領表任充親兵忠義統領狀

照對連年盜賊擾攘之後今方稍就平寧人心易於弛玩軍政不可不修要當精擇其人庶幾可以責任湖南

一路所恃官軍惟飛虎軍與親兵忠義粗爲可用昨因調發累歷戰陣間有死損逃亡逐旋招刺多是新人當此事定之時正須修明軍政閱習武藝俾各精熟庶幾可備緩急惟是兩軍主將久闕正官誠爲非便今於本路見任滿替曾經試用稍有勞効將佐官内選擇二員皆是資序相當别無超越合行奏辟下項保明詣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李義陞充飛虎軍統領衣任充親兵忠義統領補見闕管幹就乞給降付身發下本司給

付祗受須至奏聞者

一員忠訓郎飛虎軍正將李義元係班行出身開禧元年曾差部兵上邊嘉定三年又權飛虎軍統領收捕郴寇立功前政帥臣曹彥約任内節次具申朝廷乞正差飛虎軍統領緣已差許國遂止差李義充正將許國避嫌蒙朝廷行下令赴樞密院禀覆職事統領見今闕人照得雖有統制官一員緣本軍所管軍馬稍多半係昨來宣撫司發回茶商改撥之人及今討捕撤戍回軍正

賴主將相與修立軍政訓練士卒兼郴州等處探報江西南安縣赤水峒人昨因雠隙常有報復之意本路桂陽縣抵接界分切慮人情不安所合預作隄防設有不測正要曾諳練溪峒將官前去鎮壓其李義人材少壯職事公勤累立戰功久在山前人頗信服緩急可用今欲辟差李義充上件飛虎軍統領補見闕

一員武翼郎前差充荆湖南路安撫司準備將領衣任出自名家寘身右列不廢儒學練達事宜兩任湖南差

遣諳習民情長於撫御委之以事悉能究心親兵忠義
元額千人近年申明補刺人數加倍與向來事體不同
以兩軍之事盡付一將正須稍重其權要亦不可輕畀
昨來許國稍能訓緝漸成紀律今若非其人必致廢壞
前規卒難整頓前政雖已奏辟丁松以私計不便尋不
願就今欲辟差衣任充上件親兵忠義兩軍統領補許
國元來窠闕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列薦徐筠朱著留筠乞賜甄擢狀

臣等誤蒙聖恩付以一道耳目之寄凡所部官吏之庸
謬苛刻者不敢避怨具以實聞悉蒙朝廷施行不勝遠
民之幸至於良二千石治行表表衆所共睹者若知剌而
不知舉何以勸功竊見朝請郎權知全州軍州事徐筠
學古好修謹身率下不事表暴力行撫摩刑役清平田
里安帖餘事著書有補後學又能崇教化以厚風俗築
城壁以固籓籬其它善政不一而足朝請大夫權發遣
道州軍州事朱著持身潔廉蓄學醇正居家孝友賦政

中和到郡之期雖未爲久而豈弟之實信服于民財賦獄訟色色整辦加之志趣端靖不爲苟合人品既高政術亦茂朝散大夫權發遣邵州軍州事留鈞存心簡靖臨事寬明雖出相門實通吏道到官以來能於整辦之中不失拊循之實已上三人臣等參之顱審若蒙朝廷特賜甄擢決不上孤使令

列薦薛洽趙崇模羅瀛趙伯駿蔡師仲趙彥餙

乞賜旌擢狀

臣等竊惟承流宣化其責在守令揚清激濁其責在長吏監司臣等誤膺委寄既以一路郡守之有治行者冒昧奏聞若及守而不及令何以爲字民者之勸竊見奉議郎知潭州長沙縣薛洽持身清潔涖事醇明謹儉自持不事形跡每月催科僅足則止能藏富於田里不窮民以自豐考之近時可爲廉吏通直郎知潭州安化縣趙崇模冑出相門學有家法明練而不好察公廉而務近民安化民獠錯居崇模以豈弟行之無不馴服用之

它日當爲遠器宣教郎知潭州醴陵縣羅瀛爲學醇正
臨事寬明能於催科之中不廢撫字之政終日孜孜主
於愛人考之行事允有賢業通直郎知潭州湘鄉縣趙
伯駿恬靜有守廉介無華剖決得宜不事苛察湘鄉邑
大事叢伯駿從容治之若有餘地參之輿論委有能稱
宣教郎知道州營道縣蔡師仲性資融明器度開爽達
於政術每事練詳而又持身廉勤御下有方若試之事
任實爲適材從事郎知衡州耒陽縣趙彥飭奮由屬籍

自致儒科練達吏能不廢學業往時帥臣朱熹亦嘗舉之令爲耒陽居多惠政已上六人臣等互加參稽頗爲詳審欲望朝廷特賜旌擢以爲作邑之勸它日設不如所舉則繆罔之罪臣等所不敢逃

奏舉趙崇度趙彦𠀤徐簡乞賜擢用狀同諸司

臣等誤蒙聖恩分職臺閫深圖報國莫急薦賢今於部内得一二人敢用條陳以備器使臣等伏見宣教郎知桂陽軍趙崇度家法嚴整吏事詳明推其惻怛忠誠之

心施於撫摩愛利之政桂陽爲郡地險而僻民健以嚚崇度臨之以至廉行之以不擾人自感服舉無異詞即其操履允是遠器文林郎知郴州宜章縣趙彦北沈浸詩書被服儒素其父公說在孝宗朝爲賢監司遺愛去思今滿蜀郡趙彦北克濟前美不墜家聲今宰山邑政有條理申嚴舊制結集土丁邑境有備故峒寇之擾止在旁邑而獨不犯其境百姓以此感之從事郎邵州新化縣令徐簡出自儒家邃於講學文墨議論能世其傳

故施於邑政藹有循良豈弟之風險俗頑民安其政教善怙惡懼百里維懷是三人者分處郡邑皆能爲陛下牧養小民培植國本況崇度乃故相忠定公汝愚之子陛下念其父之忠勳諸子多蒙録用豈待臣等以爲軒輊特以職守所在不敢蔽賢如彦北如簡則沈淪下僚無蚍蜉蟻子之援若不論薦何由自達伏望聖慈特賜擢用則三人者必能有所植立仰益明時後或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奏舉封彥明充將帥狀

准行在尚書吏部符承嘉定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都省劄子臣寮奏節文諸路帥憲許每歲奏舉可備將材及堪充鈐將以上任使者各兩人於奏內聲說或不如所舉甘同罪罰隨以姓名籍之宥府俟將帥有闕參以衆薦次第除用如經録用有悞使令撿照元舉官重加責罰以革徇私覔舉之弊十月九日奉聖旨依臣竊惟養之當有素而不可取具於臨時者將才也自頃用兵江

淮諸將遇敵輒敗蓋望風奔潰者多有之豈非蓄養無素而取具臨時之過歟臣伏見降授成忠郎封彦明奮身行伍有志事功頃在兵間粗著勞效方和議未成時制置大使丘崈嘗薦於廟堂臣於是時實備位政府崈謂其人材武勇若奬勸作成之它日必為朝廷之用頃因峒寇猖狂自殿司統制移飛虎軍本以才選偶不諳地利失於輕動遂致敗衂因此罪斥然其御下整肅能與士卒同甘苦軍中至今思之謫居秭歸未蒙湔祓憂

患頓挫當益增其所未能廢棄之久實爲可惜臣一向退閒少與兵將官交接敢以所知上塵明詔伏望聖慈棄過匿瑕特賜甄録以備邊場之儲亦激勵將才之一術也臣今舉封彦明係嘉定六年第一員之數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奏舉布衣胡大壯乞賜褒録狀

檢準嘉定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近降指揮臣寮上言節文方今收用人才非止一塗然山林畎畝之間懷德抱

道不求聞達者豈無其人願俾監司守臣博加採訪具以名聞無為文具朝廷審察其實以禮招致從而尊顯之庶幾上有得賢之實下無遺材之嘆三省同奉聖旨依臣聞君以求賢致化臣以選賢報國古之道也恭惟陛下聖化日新上法乎祖宗崇儒重道博選賢俊之意比者明詔有司加惠遺逸責之搜訪俾以名聞且欲考察其實以禮招致而尊顯之雖堯舜之用心大禹之勤求不是過也臣濫分符闔遠在湖湘欽承德音夙夜惟

謹廣求精選幸得其一詎敢忘報國之誼干瀆賢之典而不以上達哉臣伏見潭州衡山縣布衣胡大壯故寳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安國之孫右承務郎宏之子也抗志高遠制行介潔自其少時已著孝友之稱既長受其祖安國之學於父宏研究經術博通墳典其持論以明義利爲本其立已以尚誠實爲要冠歲學成即不事科舉隱居衡嶽之下躬耕自給讀書自娱爵禄外慕不以嬰其心深藏固匿足跡未嘗至城市州縣官必禮於其

廬然後得見於是行成於身理於家信於鄉黨達於遠
邇邦人敬愛咸慕其道德尊之曰西園先生平日著述
雖多而封建論數篇尤爲先達推重近時如前帥臣曹
彥約提舉樂章咸嘉其行相繼剡上本州以嶽麓書院
堂長虛席嘗遣官吏以禮延致至今力辭未就臣觀其
學識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蓋亦古之所謂逸民也臣竊
聞孝宗朝嘗有詔舉遺逸於是福建諸司尚煥等以魏
掞之之名來上則掞之自布衣名對賜第命爲學官又

嘗與監察御史謝諤論郭雍之學皆本於易則雍自冲晦處士加封頤正先生此皆近事彰彰在人耳目者矧自陛下更化以來動遵孝宗成憲至於奬進恬退尤所急先今大壯年踰六十雖曰無求於世而體力康強亦非無用於世者若使朝廷試加表異俾如魏掞之郭雍輩得以齒下士被光寵於朝不至與草木同腐則興起人心轉移風俗視孝宗時亦何難焉是以臣愚輒體古人報國之誼不敢泛然論薦而以大壯應詔欲望聖慈特

降睿旨下之三省斟酌典故將大壯量才褒録或俾之一命而授以在外學官之職或錫之綸誥而假以處士之名庶幾山林巖穴之棄材悉爲時用可以仰副陛下求賢致化之意矣臣不勝惓惓

奏舉黄學行劉用行李劉乞賜甄擢狀

臣聞事君以仁者臣道之大端薦人於天子者諸侯之職分臣通班秘殿分閫遐藩圖報國恩所當薦士知賢不舉臣竊恥之臣竊見從事郎全州州學教授黄學行

識度高華學業醇茂蚤優舍選復占儒科分教清湘留意樂育鄰境士類從之如歸餘日著書進而未已守臣曽松徐鈞嘗薦其政績文學近者提刑樂章提舉林行知亦薦其文行俱高臣參酌公言允有實跡從政郎永州零陵縣令劉用行器資沉靜趣向端方決科効官尤精吏事初任真州揚子縣尉克舉其職備著公勤制帥黄度守臣潘友聞皆嘗露章薦其材美今爲零陵令勞心撫字已著善聲稽之輿論允謂通材廸功郎潭州寧

鄉縣主簿李劉學問深粹器識醇明更化之初於貢闈
對策論事剴切知舉樓鑰等得其文以爲洋洋晁董公
孫之對可爲清朝得人之賀既而從臣魯晦何異黄疇
若又以其學問淵源文詞秀發可配古作薦之於朝令
爲寧鄉簿領臣每試之以事見其剖決詳明議論平正
表裏無瑕足爲遠器已上三人資歷雖淺文學俱優在
臣部内考察頗審況前後各有論薦欲望聖慈特賜甄
擢以爲館學臺閣之儲設它日不如所舉臣敢辭謬舉

之罰

應詔舉李燔陳元勲鄭準充所知狀

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吏部符承嘉定六年正月十八日勑中書門下省臣寮劄子奏節文乞明詔内外之臣各舉所知在内侍從臺諌兩省官在外帥守監司立以期限不拘資格不拘統屬各許於文臣常調之中舉實才之士二三人其有言行可稱事功可述並條列聞奏以其所薦籍之中書精加審覈次第選掄儻或欺誣必

與連坐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自指揮到日限十日聞奏臣伏見文林郎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李燔經術精博趣操剛方早從師友多士推服分教襄陽爲帥臣鄭挺挾私奏劾自是杜門刻志學問不屑意祿仕堂審掌故列屬寺廷皆辭不就尚淹選調未厭師虞宜加崇奬以勵廉退奉議郎前荆湖南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陳元勲文采高華吏能强濟素安平進有志事功方峒寇搶攘宣勞幕府剸裁區處曲盡事

宜帥臣曹彦約甞以功狀聞於朝廷今已書滿以其才
力使任劇煩優有餘裕承直郎差充江淮荆浙福建廣
南路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鄭準性資邁爽學術淹該
筞名儒科通練世故陸沉州縣未究所藴若蒙選擇必
有以自見於時臣誤蒙聖恩俾分閫寄自揆疎拙無以
補報祗承明詔許之薦舉敢以所知者三人冒昧以聞
如燔之學行實堪臺閣之選若元勲若準俱可備中外
職任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奏舉張聲道張履信廖視乞賜甄擢狀

臣蒙恩分閫備位逾年職在藩宣責兼刺舉欲率其屬當簡乃條竊見朝請郎改權發遣永州軍州事張聲道早擢儒科嘗丞冊府文采學問士論所推自去班行游更麾節今爲永州留心郡政剖決民訟發擿吏姦撙節非泛之資罷去非義之取如零陵舊有竹税久已無竹而税額尚存聲道到任採訪即爲蠲放客旅舊苦重征多不入城市井蕭條聲道覺其認額民旅遂通又能捐

俸助學勤身率下豈弟之政田里安之識者謂其材堪
臺閣不當淹滯遠外朝請郎通判潭州軍州事張履信賦
資清謹臨事强濟昨宰巖邑已著能聲帥守監司屢嘗
論薦通判本州過滿三考凡事任責未始辭難起發經
總制錢數目浩瀚稱提新會協贊爲多其他剸決舉無
淹滯持身廉潔始終如一試以内外繁劇之任必有可
觀朝奉郎前通判衡州軍州事廖視器質端方克守家
法嘗任理掾以直去官兩爲劇縣治狀稱最衡陽二郡

備著賢勞系攝永道二州首尾年餘剔除姦弊愛惜財賦一毫不以妄用代者賴之近雖蒙朝廷差知房陵然其材識操行宜在激濁揚清之選已上三人者在本路守貳之内不易多得欲望聖慈特賜甄擢他日必能各以其所長見於世用

奏舉李昺陳靚黄龜昺莫价乞賜擢用狀

臣竊惟國家分道置帥許以察吏臣子以身報國未若薦賢臣叨恩守藩因功閱歲得於考察宜有薦揚竊見

宣教郎知潭州益陽縣李冐資性和平學業醇茂初任
宜春簿領繼爲臨賀教官皆以修潔受知當路循次改
秩試邑益陽適承彫弊之餘力行撫摩之政能修學校
以勸士寛期會以安民獄訟不察而明催科不擾而辦
平易近民於冐幾之從政郎邵州州學教授陳覿賦資
靖共持身端介平昔安分未始干進舊從朱熹講學尤
以名義氣節爲重分教邵陽極力作成不專事於文辭
能誨人以廉恥恬退有守於覿似之從事郎郴州桂東

縣令黄龜昮材諝疏通器能肅給三仕於桂陽民懷其惠今爲桂東縣令乃昔峒寇所巢龜昮雖務懷柔亦不姑息革暴而良漸有端倪還定安集龜昮有力焉從政郎道州江華縣令莫价志氣好修文采亦富見於議論每事正平江華之在舂陵號爲難治价力行撫字之政不忍鄙夷其民學道愛人价有志焉已上四人在臣部内具有實迹可采欲望聖慈特賜褒擢以厲其餘庻見九重不忘遠之意

奏舉章琢甄世光乞賜軫録狀

臣竊惟用人之道猶之用器擇人之術比之擇材器不可不及銛而用材不可不及時而擇及銛則多利器及時則多良材臣前後薦士已成屢瀆今於所部又得二人其材與器皆堪煩使涵養更久必大可覩然知其可使辦事又當及其英鋭早加收拾竊見承務郎監潭州廣積倉兼衙倉章琢材力强濟識度精明博通舊聞練達世務本州倉官前此並緣久例不免侵漁琢能持身



廉潔遂絶此獘郡有亡金之獄累月不得主名臣委之考鞫數日卒得其實使之剖析疑滯當無留難廸功郎潭州醴陵縣尉甄世光奮自儒科曉暢民事出入阡陌未始辭勞而又不事詭隨能自植立醴陵之治理有效世光之助爲多已上二人欲望朝廷特賜彰録它日或有繁難任使必能辦治惟幸朝廷及鋒及時而採取之

再奏舉宋億狀

臣二年分閫初乏寸長僅免曠瘝實頼僚佐臣伏見奉

議郎前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億學有師承行無玷闕靜重能守廉潔不私奮由甲科雅安平進用舉主考第始獲更選以年制所拘遂授簽幙臣在鄉里已知其賢及來長沙適同王事朝夕相與識察益熟凡擬斷獄訟悉得其平區處職事皆協於理清不矯亢和不詭隨一郡賓僚少出其右臣嘗乞以倅貳奏辟後準回降以不曾作縣難於施行臣實愛其人不容但已乞令再任仰荷俞允首尾四載操守如一臣之拙政蒙助

甚多近日滿替咸惜其去而臣又誤叨改畀之命若不再以億之人材政績溷瀆天聽則實有蔽賢之罪其何以勸來者欲望聖慈察臣斯舉出於公論特降睿旨試以内外陞擢之職俾盡所長庶幾明時無失士之嗟在下無陸沉之嘆扶持世道豈曰小補伏候勅旨

奏舉蕭遵施槁姜注謝孫復謝興甫郝夢祥乞

加録用狀

臣蒙恩分閫自揆罔功惟念薦賢可以報上今有當官

可紀居鄉有譽察議已熟詎敢壅蔽弗以名聞臣伏見
朝請大夫充荊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蕭遵材識優長
政事勤恪克守家學蔚有文名前宰臣侍從皆舉充著
述之選嘗以倅得郡而有恬退之心兩為湖南帥幕深
知利便軍民相安人誦其德朝請郎通判潭州軍州事
施槁器度恢閎材識明達留意宦業備著勞能嘗為淮
東倉屬荒政賴其經理為邵陽倅善拊蠻猺再貳長沙
剸決平允不事苛擾闔郡稱之朝奉郎通判潭州軍州

事姜汪稟資温粹持心正平濟美故家飾以儒雅其試
邑贊幕俱有聲稱當路交章至於再四今倅是邦稱提
錢會公私流通人蒙其惠承議郎充荆湖南路安撫司
主管機宜文字謝孫復天資廉謹識見疏通出自名門
精於吏事昨任建寧庾屬能區畫茶利及守浦城能字
民發姦今贊機幕曉暢軍務措畫犒賞裨助爲多從事
郎全州州學教授謝興甫文行華美氣質粹和謹重好
修學術甚正爲殿試第五名十年不調今始分教清湘

到官以來嚴於教養士子賴其作成從事郎新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郄夢祥學識該通詞章炳蔚議論守正孝友可稱奮由甲科不自矜耀嘗分教郴陽兼攝倅職隄防盜賊動中事機今待遠次鄉黨稱其材業此六人者皆當官可紀居鄉有譽前後帥守監司屢有薦舉材之有用於此可見欲望聖慈隨其所長特加録用它日必能展效不負選掄

奏舉趙綸趙彦揞祝夢良乞特與甄擢狀

臣竊謂國之根本在乎民民之休戚係乎令令得其人
政無不舉知而不舉何以勸功伏見通直郎知潭州益
陽縣事趙綸相門濟美具有典刑天資粹和學識明邃
近方吏選試邑益陽綸到官之日寛以牧良善嚴以御
彊梗民訟以時剖決曲直各得其當催科先出信由並
無重疊追擾一邑之政整然可觀從事郎知潭州善化
縣事趙彦攢屬籍老成儒科自奮持心寛厚律已廉平
善化爲潭州附庸爰自前官縱弛之後繼以貪吏裒斂

之餘彦搯區畫有方鉤索蠹弊不事鞭扑財計自裕一郡之人皆以爲能從政郎衡州耒陽縣令祝夢良上庠秀發材學優長吏事詳明有如素習耒陽爲衡外邑自比歲盗起鄰境實調發屯駐之衝民不奠居正資安集夢良到任未久一意拊摩平易近民推爲循吏此三人者皆作邑有善狀不負字民之選臣愚欲望聖慈特與甄擢俾就器使以勸循良不勝幸甚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樂集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黄琮

後樂集卷十三

宋 衛涇 撰

奏議

奏舉王觀之趙時通洪傒孫格何遲彭耕趙公括桂如虎潘重陳景仁連元徐价乞賜審察擢用狀

臣聞報國之道當舉賢材舉賢材之道當考實跡臣承乏江西閫寄首尾已是三年前此並未敢輕於舉賢蓋

欲遲之於久參之於衆客加考察庶得其實今蒙恩易鎮行且去此一道官吏之政績敢以實聞竊見承議郎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觀之家學淵深天資夷粹往年曾入宣幕守荆諭蜀者率賴其助試邑江之德化善政尤多今為江西轉運官處事極有條理然未嘗矜能以求名持論主於正大而尤知潔己以律下識者皆以為遠器朝請郎撫州通判趙時通公族之英自致名第揚歷州縣俱以材稱貳政天府遇事不苟埀滿而罷

戎者惜之通守撫州就攝郡事邦人既服其明允又稱
其廣平驗之行事允有實政承議郎江南西路安撫司
主管機宜文字洪偰風度端凝吏能整密生於相閥克
守儒風自爲漢陽簽幕諸司已交薦其材及至試邑黄
陂治辦之外又有學道愛人之政令爲本司機幕每事
明審無不合宜雍容撥煩廉介可敬陞沉幕屬未盡其
長朝奉郎筠州通判孫梠七閩之秀早拾儒科明習條
章老成端介昨來宰泉之同安殊有能聲今兹通判筠

陽凡所闕決未始留滞宣教郎知建昌軍新城縣何遅
策名太學擢第乙科初為隆興節推當路交薦其材具
繼任成都撫幹諸司亦表其廉能試邑新城盡革宿弊
催科不勞而辦田里無不安之通直郎知撫州崇仁縣
彭耕名父之子克世其美其材足以彊濟其心主於寬
平崇仁當累政玩弛之餘耕到官數月治聲藹然獄訟
既清財賦亦裕推其餘力猶能廣學校築堤岸以惠邑
人通直郎知臨江軍新淦縣趙公括學古入官修飾廉

謹早年甘守遠次務師先達以為文及壯試吏所至去
思新淦縣邑素多豪猾公括廉介守法不畏彊禦苗耨
而髮櫛之吏不能欺邑以大治奉議郎知隆興府新建
縣桂如篪儒行吏能俱有足取安於平進廉不近名服
勤邑事行且受代臣察其聽斷之間前無過舉通直郎
知筠州高安縣潘重生長名家習熟文獻持心近厚律
已以廉其在高安安靜不擾而邑事整整有理閭里安
之文林郎贛州瑞金縣丞陳景仁奮身上庠遂策名第

再轉而為丞劇邑每事健決不避權豪涖攝邑寄無不
辦治州郡材之從政郎隆興府武寧縣丞連元操守端
溫學術該洽贊毗邑政潔己奉公靖共自將不事犇競
廸功郎臨江軍軍學教授徐价經學修明文詞贍麗能
謹庠序之教務崇義理之文教導有方士類多之已上
十二人臣始得之於衆言未敢深信及驗之行事委有
實蹟仍其間多是前後累經監司守臣論薦非特臣一
己之私言欲望朝廷特賜審察擢用它時必能効尺寸

於事功誠非少補

奏舉滕璘趙師秀潘景伯趙善璙蔣日宣黄宜

鄭魏挺乞賜旌擢狀

臣誤蒙聖恩分閫江右一道十一州之官吏雖不能徧觀盡識然其聞學以從政居官可紀者采諸公論容加考察今得七人知而不舉臣則有罪竊見朝奉郎隆興府通判滕璘天資靖重學術淹該早為省殿試前名不肯輙干捷徑盤旋州縣逾三十年晚躋班行未究所藴

今通守本府涖職公勤叶賛為多從事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師秀操尚清修詞章典麗一第二十七年未脫選曹師秀怡然不以介意自參漕幕處事正平持身潔康賛畫平允承議郎知隆興府奉新縣潘景伯器度髙雅政事疏通三仕於隆興邦人稱之無間言試邑奉新留心撫字剖決滯訟平易近民奉新之人無不賢之宣教郎知隆興府武寧縣趙善璙資性宏達材諝端良既由門䕃以登名第又中法科以試廷評出宰

武寧曾未數月催科不擾而辦獄訟不察而明武寧之人無不德之廸功郎贛州州學教授蔣日宣稟資重厚行已端良自妝科名益進學問分教章貢士譽日隆其誨人以行義為先不專以文詞為上廸功郎建昌軍軍學教授黃宜履行粹夷文學醇茂奮從舍選復取甲科初仕盱江歲月未久然其教人必以規矩士類服之廸功郎袁州分宜縣尉鄭魏挺學問老成典刑詳練登名前列自當注擬教授魏挺乃能不卑小官屈就尉職出

入阡陌戢盜安民庶勤彊濟邑人稱之已上七人不惟文學可采亦有政績足觀科名皆在人前職位猶在人後欲望朝廷它時特賜旌擢以為一道官吏之勸

奏舉徐範沈鐙楊治俞機詹㮚董仁澤林杲陳元衡温良輔充所知狀

檢準淳熙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勑節文臣寮奏乞令監司帥守各舉其所知不必列銜同薦只乞令監司各公共按舉又準嘉泰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節文乞如

後來增捌所薦科目所知廉吏等名目悉行罷去又準
嘉定六年八月一日勑中書門下省臣寮奏節文邇者
從臣奏請欲復所知之舉嚴臧否之法乞頒示監司帥
臣繼自今凡所舉部內人材與夫所知臧否科目之薦
務必在心採訪取其材行卓絕績用彰著者指實聞上
八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臣伏覩從政郎南安軍大
庾縣令徐範名父之子家有史材試邑大庾究心撫字
居多可紀之績宣教郎知筠州新昌縣事沈鏜名臣之

孫修謹好學游吏民社留心聽斷殊有廉平之稱修職郎南安軍南安縣令楊洽學問淵深文詞藻贍為令南安平易近民廸功郎筠州軍事推官俞機生長名家優有材具贊幕筠州臨事不辭難廸功郎筠州司法參軍詹臯學問醇正父子世科政術通明守以廉介人稱其賢宣教郎知撫州樂安縣董仁澤早擢儒科兼通世務樂安最為荒陋仁澤興仆植僵民懷其政宣教郎知江州德化縣事林杲克守家法極有吏能究心撫摩令修

於庭户之間民皆便之宣教郎知隆興府分寧縣事陳元衡奮身名第有志事功律已奉公撫民戢吏百里安之迪功郎監江南西路轉運司造船場温良輔識度和平幹材整密處事謹審而有辦集之能如範等者實臣所知欲望聖慈更加考察特賜旌擢臣今所舉徐範等九人充所知

奏舉蕭舜咨彭去非陳韡乞賜甄録狀

臣近者不度踈外輙以一道屬吏之實績冒昧上聞繼

而博加採訪咨致參考猶有未盡與其避再凟之嫌而
有遺材之愧不若冒三獻之恥而效勿欺之忠竊見宣
教郎知撫州金谿縣事蕭舜咨成均高選尋策名第材
猷膚碩操守端方禔身無瑕臨政不苟金谿凋弊陋邑
實賴其撫摩寛平之實人甚安之從事郎撫州軍事判
官彭去非奮由門蔭遂取世科學識醇明器資鯁亮行
已有恥守法不阿臨川前後守臣多資其贊畫廉潔之
實人尤稱之廸功郎江州湖口縣尉陳韡夙有師承蚤

收科級務爲實學不事空言志尚旣高識趣亦遠倘盡其才而用之必能以事業表見今仕湖口適丁歲饑救荒有術邑人德之已上三人去替各已不遠輿論旣無間言諸司亦甞交薦驗之行事誠可旌擢欲望朝廷特賜甄録以風厲一道之官吏使居官廉平行已忠實者有所激勸誠非小補

奏舉吳軫梁致恭李伯賢趙公珊周艮趙希楚黄之望黄師稷趙崇畏充所知狀

檢準淳熙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勑節文臣僚奏乞令監司帥守各舉其所知不必列銜同薦乞令監司各公共按舉又準嘉定六年八月一日勑中書門下省臣僚奏節文遍者從臣奏請欲復所知之舉嚴臧否之法乞頒示監司帥臣繼自今凡舉部内人材與夫所知臧否科目之薦務在公心採訪取其材行卓絶績用彰著者指實聞上八月一日奉聖旨依臣竊見廸功郎撫州州學教授吳軫文學俱優恬退有守始到官舍訪問郡之宿

儒率學之諸生親登其門請爲學正提點刑獄孫德輿聞之謂此風不行久矣不待有求即騰陞陟之薦考其教育動有成法從政郎隆興府府學教授梁致恭學術醇正質直無華奮自膠庠以取科第留意教養每考察士子於文詞之外孤寒無媒詣臺自舉之於其垂滿人惜其去從事郎筠州軍事推官李伯賢生長名家自有植立持身勤恪遇事詳明筠之郡政多其區畫井有條理士論才之修職郎隆興府武寧縣丞趙公珊奮身屬

籍卓有吏能律己公平持心寛厚武寧嚴邑公珊一以和平佐其長財賦辦治人情安之廸功郎江州徳安縣主簿周艮學有源流行無瑕玷徳安邑計凋弊不可為邑宰為之引去艮被檄越丞職以攝邑事整治半年不鞭扑而財計蘇民稱其賢從事郎建昌軍南豐縣主簿趙希楚服習家訓通曉吏道臨事不茍諸臺多所委任本司凡有差檄究心了辦不表襮而聲譽著人誦其能廸功郎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黄之望材具優長器能肅

給蚤歲志學有聲場屋奮身名第留意職業委以事任皆得其當迪功郎建昌軍南城縣尉黄師稷天資端謹材諝通明於職事所當為者莫不修舉而猶能裨賛其長以分任邑事求之下僚未易多得修職郎興國軍永興縣尉趙崇畏材識優長政事勤恪奮身科第抗志髙騫出入阡陌戢盜字民境内肅清邑人德之如軫等九人實臣所知欲望聖慈特賜獎擢

奏舉趙汝諴趙希普趙師巖鄭斯立充所知狀

臣近舉撫州教授吳輆等充所知而一路官吏猶有四人焉與其取蔽賢之罪寧受再瀆之譏敢盡爲公朝言之臣竊見奉議郎通判建昌軍兼管内勸農事趙汝諴器資峻拔政術詳明爲丞爲宰當路交薦令倅盱江闗決平允財計辦治人稱其能通直郎知隆興府奉新縣主管勸農公事趙希晉賦性開爽遇事儁明敭歷寖多政譽甚著催科撫字皆究其心一邑相安人器其業承奉郎知隆興府武寧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趙

師嚴智不執方材無滯用雖生屬籍實是儒素租賦趣
辦縣務簡寡田里歡然民安其政迪功郎贛州司法參
軍鄭斯立經學通明操行端潔手不釋卷月評所推自
是館閣之器淹泊州縣士論惜之以上四人者今舉充
臣所知後不如所言甘坐謬舉之罰
奏舉朱端常何松趙善稌張國均樓鐩乞加表
用劄
臣蒙恩任使一路雖職不專於刺舉至官吏能否亦嘗

考察以備器使今所部守貳有能名者採之公言纔得四五知而不舉是謂蔽賢伏見朝請郎知南劔州朱端常才具優長儒雅飾吏曩宰長洲縣事整辦諸司列薦其能朝廷嘗加擢用今守延平尤有治效撙節郡用置惠民倉庫糴米儲積以助常平閱習禁軍月有按試等第支賞以厲士卒考其施設實有可觀朝奉郎通判泉州何松性資明達政術亦優一試劇邑以辦治稱兩為郡丞以循良著溫陵浩穰民夷錯雜屯戍軍兵供億以

時彌縫闕决賴以協濟承議郎通判邵武軍趙善稌宗室近屬能自奮厲强明敢決所至有聲通守齊安牙税增羨十餘萬緡盡數起觧無所欺隱殆爲諸郡之最今倅昭武合發上供亦不擾而辦宣教郎通判建寧府張國均性質篤誠遇事不茍奉議郎通判汀州樓鐩才華茂美所至有聲長沙大府民物繁夥臨汀偏州俗習獷悍皆能協賛其守政化大行此五人者考察已久並著能名委有政績欲望朝廷特加表用以爲官吏之勸

奏舉劉寶充將帥狀

臣伏覩武節大夫權發遣福州兵馬鈐轄劉寶材力精彊曉暢軍務昨任淮西路分副都監安慶府駐劄偶值劇賊張軍大作過能設方畧與廬州大軍協力擒捕委有勞効今任本州鈐轄律已廉潔馭下公正始終如一甚得衆心委以職事無不整辦今保舉堪充將帥

奏舉丘𢡟李大有充所知狀

臣伏覩從事郎充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丘𢡟詞藻

富贍器局端方擢第甲科安於分義究心職事協濟為多宣教郎知福州閩縣李大有奮自儒科勤於吏事公平不撓悃愊無華此二人者皆臣所知舉以應令實允公議

奏舉李丙充沿邊繁難任使狀

臣伏覩忠翊郎福建路安撫司水軍統領兼福興都巡檢使李丙賦材通練有志事功荻蘆一寨廹近海洋左側居民戶口甚衆丙訓練有法寛猛適中修備器械軍

政甚整賊盜消弭居民藉以安靖播之歌謡若使之臨邊治劇誠所優為保舉堪任沿邊緊難任使

奏舉王安國軍政狀

臣伏覩武節郎特差充福建路安撫司延祥水軍統領王安國性資忠勇材術通明連任荻蘆延祥統領留意軍政剗除奬蠹紀律整嚴人皆稱之帥司每委以事無不辦集如兩年招刺水軍使之團集修造戰艦使之提督措置有方備著勞効其於海道實為曉練伏乞朝廷

特加擢用

奏舉趙汝鎡王正平王旼充廉吏狀

臣伏覩承事郎知福州候官縣趙汝鎡器資明爽吏事公勤政務戢姦善良生氣迪功郎福州司理參軍王正平儒雅自將蔚有操行治獄公正闔郡所稱迪功郎南劒州將樂縣丞王旼名父之子力學好修貳邑有聲誠堪遠用此三人者潔廉之行尤為著聞今舉充廉吏欲望聖慈特與甄擢

奏舉陳嗣宗孔夢符林士遜王克恭郭伯良章大嵩江潤祖趙師𢭏董千里趙必愿吳端忠黄以大王仲龍黄俏鄧樞乞賜旌擢狀

臣聞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在上之令則有勸懲為臣之義第知體國臣誤蒙聖恩付以一路玩歲愒日無補毫分惟有薦賢是為報効近則親所目擊遠或採之公言既得其人不敢隱嘿伏見儒林郎福建路提刑司檢法官陳嗣宗天資静重問學深醇斷獄議刑持平守

正處置明允人無異詞文林郎前汀州州學教授孔夢符文學著稱議論英發曾為從臣列薦中書籍記選用從事郎西外宗學教授林士遜風猷藴藉經學淵源訓導有方麟趾化洽宣教郎前知福州寧德縣王克恭學問正醇器識宏遠究心撫字遺愛在民繼之者宣教郎鄭伯良器質純厚才識茂明平易近民催科不擾奉議郎前知泉州同安縣章大棠學術醇正操履端方政尚中和民惜其去久淹州縣未盡其才承務郎知福州長

溪縣江潤祖聽訟有方催科不擾濬河以便民耕修學
以養士類具有實政非敢溢美承務郎知福州懷安縣
趙師玘以宗室子能自飭修撥煩劇綽有餘刃宣教
郎知建寧府建陽縣董千里舍法優等擢第乙科文學
議論可備館閣承奉郎知建寧府崇安縣趙必愿克紹
家學奮取儒科抱負不凡實為遠器從政郎建寧府左
司理參軍吳端忠稟資仁恕遇事詳明盡心平反獄無
寃濫承務郎知福州長溪縣丞黃以大操尚剛潔政事

通明剖決民訟無不平允修職郎泉州安溪縣主簿王仲龍名臣之後學有本原簿領卑官未究其用廸功郎福州候官縣主簿黄佾詞學優贍論議有餘廸功郎福州閩縣主簿鄧樞履行端潔通曉事情皆限於特科無以自見此十有五人或懐材抱藝或立事建功片善寸長悉有可録量能授任不厭其多伏乞朝廷特加旌擢

奏舉陳孔碩乞賜擢用狀

臣叨竊寵榮遂涎災疾蒙恩從欲俾奉叢祠縱使危喘

獲全不復可為世用拳拳報國之忠猶於薦賢或可自見臣伏見朝散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陳孔碩學得師承行推介潔有志斯世不事空言以其才術無施不可臣頃玷從班被旨薦士初未識面得之士友即嘗薦聞已而朝廷博採公言旋加甄擢將漕廣西職事修舉措置溪峒漸有倫緒再蒙名用以病力辭遂得鄉部議幕官閑無事誠足優賢然朝廷方修內治且防外禦如孔碩之才處以閑曹誠為可惜臣與之同僚首尾一

年益熟其人不能自嘿欲望聖慈特賜改除若内若外隨所委任必有以上副隆指見於事業臣疊犯天威下情無任

奏舉蔡汝揆史復祖汪綬黄以大孫起予黄應

酉乞賜旌擢狀

臣誤蒙聖恩再畀江右閫寄已五閲月日夕搜訪官吏之有實政者已得六人焉知而不舉近於蔽賢竊見朝散郎通判筠州軍州事蔡汝揆受材膚碩遇事精明昔

宰貴池諸司嘗合薦其政今為髙安通守公心闗決郡無留事吏民一詞稱之朝奉大夫前通判隆興軍府事史復祖優有吏材動守法律三為郡佐所至有聲隆興滿歸人惜其去考其行事具有條理宣教郎知隆興府豐城縣事汪綬奮自名門留心宦業材雖彊毅政甚和平本府日放詞狀豐城邑大而訟獨少田里相安俱無間言承奉郎知建昌軍南城縣事黄以大家世良吏復親名儒律已廉平示民安靜昔丞長溪臣嘗舉其政績

今南城邑政過長溪遠甚行且書滿民憂其去宣教郎
知撫州樂安縣事孫起予儒學吏能皆有足稱一第三
十六年人嘆其滯樂安獷俗而起予反著學道愛人之
美承事郎知袁州宜春縣黄應酉有政有文精力英發
初登名第鄉黨稱之宜春劇邑而應酉兼有催科撫字
之譽是六人者臣不惟觀諸文移之申明而又考諸案
牘之剖決不惟採諸大夫之公論而又訪諸詞訟之細
民委得其實故敢冒言欲望朝廷特賜旌擢

奏舉留丙楊恕葉澄俞遷張清臣許祓徐清叟

方大琮乞賜旌擢狀

臣誤蒙聖恩再分江右之閫玩愒罔功日夕懼惕惟念事君以人薦賢報國尚可少効萬分故於一道之官吏孳孳搜訪其爲政有實績者敢不悉爲陛下言之臣竊見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事留丙稟資重厚賦政和平雖生相門諳練民事撫之郡計堇堇丙到官五月不趣迫而事以辦鎮靜不擾田里安之年事已迫若速加擢

用猶足以得其數年之力朝散郎權知臨江軍事楊恕

器識沉靜學術醇明備更繁難曉暢吏事到郡逾年臨

政不事察察力行摩撫崇尚教化財計昔迫而今寬訟

牒先繁而後簡軍民相安人稱其賢朝奉郎添差通判

隆興軍府事葉澄文行粹美資性誠慤不以館閣清流

而不屑吏事不以耆儒宿齒而簡畧訟牘每事詳審精

力彊明有德有材人愛而敬之朝奉郎通判隆興軍府

事俞遷克守家學卓有能聲昔宰溧水其政已為諸邑

之最令倅是邦一力裨贊郡事多賴之搜剔蠹弊而吏不敢肆灼知情偽而民不敢欺施於內外劇煩之任必有可紀通直郎通判南安軍張清臣生自名門習於吏事揚歷州縣安于平進南安斗壘自溪峒挻變以來民産失耕冒佃而經總制欠額數多幾於束手清臣於關決平允之餘能條理財賦以無乏供人所甚難者衆議郎通判隆興軍府事許袚胄出世家持身清謹存心職業不事表襮到官方及數月其見於關決者已多可觀

吏民信之略無間言從事郎充江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徐清叟學業醇茂奮身甲科分教當塗鄰境士類從之如歸今茲婉畫率皆可行之實守正不阿足爲遠器從事郎充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方大琮志氣好修文采亦贍早爲南宮雅選士論稱之主畫漕幕剖決詳明考其行事允有賢業已上八人者在本路守貳幹官之内考察頗審誠未多得其間率皆累經監司論薦欲望聖慈乞賜甄擢

奏舉范應鈴趙師陶趙彥章余珪邵應祥趙崇
尹滕仲宸潘復乞賜甄録狀

臣竊謂國之根本在乎民民之休戚在乎令臣邇者不揆疎外以一道官吏之政有實績者冒昧敷奏而縣政之卓然可稱者猶未殫舉也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事范應鈴持身清介遇事精明初任尉于吉之永新屢與郡太守爭辨是非而守常屈崇仁當積弊難治之後應鈴嚴於吏而寬於民苦節非泛之費蠲罷亡藝之取私

謁不行豪猾屏迹不畏彊禦實可大用奉議郎知隆興府南昌縣事趙師陶稟資粹温持心平正六年嶺外休譽藹然得邑南昌仍在舊所遊學人情至稔之地師陶善待故舊屏絶請託凡民間爭訟親自體訪必欲盡得其情而獲罪者皆伏而不怨平易近民允有賢業承議郎知袁州萍鄉縣趙彦章文學優長議論公正一第三十五年安恬自若前任本路提刑司幹官以所得京削遜與别司母老之人為萍鄉無非學道愛人之政搢紳

樂道之宣議郎知筠州高安縣事余珪襟度温雅政術詳明生於相家宛若寒素初入浙西倉幕已有令譽今於高安凋瘵之邑不事敲扑月解自辦撫摩小民而獄訟平息上下皆安之奉議郎知隆興府新建縣事邵應祥為學醇正處事寬明分教于衢于徽皆穆士論改秩作邑飾以儒雅能於催科之中不廢撫字之政參之公議委有能稱宣教郎知撫州臨川縣事趙崇尹賦姿開爽遇事直前犯險潢池以脫盜阱臨川頗號繁劇崇尹

到官未久聲譽甚休能於整辦之中不失和平之政考之行事可謂通材承事郎知建昌軍廣昌縣事滕仲宦生長名族服習典刑平進宦塗多所揚歷廣昌僻在山谷風俗頑獷仲宦一以無事理之獄訟簡寡政譽翕然從事郎知吉州永新縣事潘復擢自儒科精曉吏事前者分教蘄春大得士譽今永新鄰接溪峒加以豪戶盤結復調護得宜彊者伏而弱者愛之刑役清簡綱紀肅然此八人者皆作邑有善狀字民有實政為一道所稱

欲望朝廷特賜甄録

應詔舉真德秀章採趙崇模充廉吏狀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并吏部牒中書門下省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御筆可令侍從兩省臺監卿諫郎官及在外前執政侍從諸路帥臣監司各舉廉吏可以為表勸者三人疏名聞奏以備選擢者右臣衰病退老不與世事相接然有朋舊來訪生死因及一二竊聞近來貪吏稍多衰民赳軍一切聚斂民之膏血竭矣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民心一揺關係甚大聖天子初政軫念及此特

降御筆令舉亷吏以表勸之愛護邦本此意切矣臣知

陛下非應故事爲觀美而已臣竊謂今日一州一路惟

大吏貪黷爲甚小吏固有貪者然民之被害尚狹若大

吏貪黷民之被害有不可勝言者小吏之亷亦豈無人

但泛泛枚舉恐未足爲表勸非明詔之意若大吏之貪

者非臣所當言敢以大吏之亷足以表勸風俗者三人

爲陛下言之臣竊見前知泉州真德秀章採二人者天

資廉潔操守純固泉南多舶貨賢士大夫間有不免而二人者前後為泉皆於舶貨毫髪無取去泉之日舶商擁道攀送以大香注餞其行二人者皆却不受商人無以效其勤持香至郡治曰此吾欲獻使君而使君皆不受吾安可復留以大爐注香於郡之門香聞闔府相與涕泣而祝之何施而得此於人也傳曰臨財無苟得司馬遷薦李陵云臣見其臨財廉士大夫平居暇日未嘗不曰能廉至臨財未免有可議而二人者臨財如此可謂

忠信行乎蠻貊矣又見前知汀州趙崇模廉介有守不自表襮臨汀大禮年分進奉本色銀二千兩及支犒諸軍八千餘貫兩項共為一萬五千緡例取之縣縣斂之民崇模到任即自於州家抱認嚴戢諸縣斂民民咸德之又諸寨土軍久不補刺崇模任内刺百餘人二年所支錢糧自當萬五千緡皆州郡撙節支遣於民間賦稅日前所欠並與倚閣邦人翕然以為前此守臣盖未嘗有大槩汝愚諸子皆能守家法而崇模賢譽益高此三

人者皆大吏之廉足以為表勸者今德秀已蒙公朝擢至禁從章樑見蒙收名崇模今為輔郡公朝已皆獎用似不待臣言者然臣區區竊謂使大吏之廉者皆如此三人則斯民蒙福邦本益固實萬世無疆之休故特述此三大吏之廉節風厲天下庶大吏之貪者苟有羞惡之念必知愧悔若小吏之貪者聞大吏之廉必皆化而為廉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其關繫風俗之樞機實非細事故敢冒昧奏聞

論圍田劄子

臣聞饑穰之數在歲有天時在人有地利天時之水旱固所不免地利之廢修亦不容無責焉切見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江浙居其大半中興以來浙西遂爲畿甸尤所仰給旁及他路盖平疇沃壤綿亘阡陌多江湖陂塘之利雖少有水旱不能爲災自豪右兼并之家既衆始借墾闢之説并吞包占創置圍田其初止及陂塘陂塘多淺水猶可也已而侵至江湖今江湖所存

亦無幾矣夫江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為甚急江湖深廣則瀦蓄必多遇水有所通泄遇旱可資灌溉儻或狹隘則容受必少水則易溢未免泛濫之憂旱則易涸立見焦枯之患事理曉然州縣之官皆可以舉職然豪宗巨族必有所憑藉其勢足以陵駕公府非得健吏莫敢誰何浸淫滋廣江湖之利日朘月削無復曩時之舊圍田增租所入有幾而平歲倍收之田一罹旱澇反為不耕之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農

人失業襁負流離其害又豈特在民而已矧惟國朝成憲應江河山野陂澤湖塘池濼與衆共者不得禁止及請佃承買官司常切覺察如許請佃承買并犯人糾劾以聞及瀦水之地輒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立法之意可謂明白前者臣僚累嘗奏請朝廷非不施行凡係積水草蕩今後並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差官檢視應停蓄水河道有湮塞壅遏去處照舊來界至悉行開掘仍每

歲廵察此淳熈三年六月指揮也令浙西諸郡約束屬縣如有給據官民户買佃江湖草蕩圍築田畒許人户越訴置之重憲仍委監司糾劾此淳熈八年七月指揮也凡有陂塘自令下之後尚復圍裹斷然開掘犯者論如法給據與不告捕者併坐罪此淳熈十年四月指揮也是皆匾榜大書人所共覩其它藏於案牘者當不止此奈何條畫雖備奉行不虔或易名而請佃或已開而復圍或謂既成之業難於破壞或謂垂熟之時不可毁

撤是知千百畝之田為可惜而不知百萬畝之田尤可惜不忍強横之一夫而忍於貧弱之百姓上澤沮格而不下究下情蔽塞而不上通此則有司之罪也臣恭惟陛下愛護根本訪民疾苦詔音屢頒不為虚文如以臣言為然乞賜睿斷行下户部檢坐條法及累降指揮申嚴要束本路監司州縣常令遵守仍委御史臺覺察法不徒立務在必行惟陛下留神裁擇幸甚

貼黄臣所奏圍田止為妨民水利抑又有可慮者凡

園田去處多在荒僻之鄉必立莊舍佃戶聚居既廣行包占又欲侵奪側近民產多蓄無頼惡少及刑餘罪人號為佃戶實是姦民幸遇豐年粗得無事歲收稍不能給數十為羣江湖商賈村野居民即被剽掠甚至殺傷間或敗露在官具有案牘可考切恐饑荒之歲遂為淵藪若行禁戢姦民無所聚集亦潛消盜賊之一策伏乞睿照

又

臣嘗考國家承平之時京師漕米多出東南而江浙居其大半中興以來浙西遂為畿甸尤所仰給歲獲豐穰霑及旁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有江湖瀦泄之利焉大抵二浙地勢高下相類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汲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泄田水由江而入海惟瀦泄兩得其便故無水旱之憂而皆膏腴之地自紹興末年始因軍中侵奪瀕湖水蕩工力易辦創置堤埂號為壩田民田已被其害而猶未至甚者瀦水之地尚多也

隆興乾道之後豪宗大姓相繼迭出廣包强占無歲無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幾何而所在園田則徧滿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間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夫陂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則為甚急陂湖廣衍則瀦蓄必多遇旱可以灌溉江流深浚則通泄必快遇水不至泛溢事之利害豈不較然易知州縣監司所當禁戢然園田者無非形勢之家其語言氣力足以陵駕官府而在位者每重舉事而樂因

循故上下相蒙恬不知怪而圍田之害深矣議者又曰圍田既廣則增租亦多其於邦計不為無補殊不思緣江並湖民間良田何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興修築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頓至隔絶稍覺旱乾則占據上流獨擅灌漑之利民田坐視無從取水逮至水溢則順流疏決復以民田為壑設若圍田僥倖一稔增租所入有幾而常歲倍收之田少有水旱反為荒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所謂增租既不繫省額州

縣得以移用徒資貪贓之吏耳此其輕重得失又不待智者而後辨也矧惟祖宗成憲炳若日星應江河山野陂澤湖塘池濼與衆共者不許占據及請佃承買官司糾劾以聞諸瀦水之地為衆共溉田者輒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立法之意可謂明白前者臣寮累當奏請朝廷非不施行臣姑疏其一二諸路如有承買瀦水地者悉與改正此紹興二十八年指揮也凡係積水草蕩今後並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

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詔兩浙漕臣及提

舉常平官并逐州守臣常切覺察如官民戶及寺觀圍

築田畝填塞水道具名以聞此淳熈三年六月指揮也

詔州縣輒敢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買佃江湖草蕩許

人戶越訴重寘典憲仍委監司糾劾此又淳熈三年八

月指揮也詔浙西諸郡應官民戶舊來圍田去處明立

標記給榜曉諭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圍裹此淳熈十一

年八月指揮也其他條約未易悉數夫以陳說之衆多

立法之詳備是宜圍田之害悉絶而瀦泄之利盡復曩時之舊可也然歴年浸久陂湖之為田者不止民田之被害者滋甚其已圍者牽於姑息固不復論標記之外增創圍裏者有之因民詞訴已毀撤而復修築者有之易名為天荒田而請求給佃者有之寺觀僧道尤無忌憚是豈不可禁戢哉吏治苟簡而法令不行之過也積習而不知變姦猾蒙利農夫失業其害又豈特在民而已臣伏見乾道間孝宗皇帝一日宣諭輔臣曰聞浙西

自有圍田即有水患屢有人理會多為權勢所梗已而
令漕臣王炎相視有張子蓋園田九千餘畝湮塞水勢
立命開掘仍戒勅不得再犯淳熈中因姚述堯言傳法
寺僧請佃明州定海縣鳳棲沈窖兩湖八百畝可溉田
二萬六千餘畝即令仍廢為湖英斷如此孰不悚懼其
奉行不虔者特有司之罪而斯民疾苦則有所赴愬矣
臣仰惟陛下恭儉愛民率繩祖武詔令之下不為虛文
如以臣言為然乞賜睿旨行下戶部檢坐條法及累降

指揮申嚴約束斷自今以後凡陂湖草蕩並不許官民戶及寺觀請佃圍裹如輒敢干求陳許者具名奏聞寘之於罪本路監司州縣常切遵守或有違戾委御史臺彈治庶幾法不徒立豪強戢斂農民安於農畝此亦固根本之一說也惟陛下留神幸甚續奉聖旨依

貼黃臣照對自紹興間行界限之後至今五六十年生齒日繁豈復有可耕之田荒而不治其目今所存江湖陂澤實皆衆共水利必不可以為田者如蒙睿

斷施行仍乞下本路監司約束應今歲被水圍田向去只許據昨來標記四至堙補塍岸不得因而浸占比近水地其有自昨來標記之後續行圍裹妨害衆共水利去處既因水淹沒更不得再行修築如違許被害民戶越訴仰監司委請强官相視具奏取旨施行伏乞睿照

貼黄臣又照得所在圍田雖在形勢之家包占然田間利害形勢之家本無從得知多是鄉村豪强富室

意在假託聲勢侵擾良民或畧用工本廣行侵占因以為己利操執書契請囑獻納此尤不可不治乞委監司州縣覺察如因園田民户詞訴即與根究元獻田人姓名重作施行伏乞睿照